



儒林外史第四十五回

敦友誼代兄受過

講堪輿回家葬親

話說余大先生把這家書拿來遞與杜少卿看上面寫著大槩的意思說時下有一件事在這裡辦着大哥千萬不可來宗我聽見大哥住在少卿表弟家最好放心住著等我把這件事料理清楚了來接大哥那時大哥再回來余大先生道這畢竟是件甚麼事杜少卿道二表兄既不肯說表兄此時也沒處去問且在我這裏住着自然知道余大先生寫了一封回



書說到底是件甚麼事兄弟可作速細細寫來與我  
我不着急就是了若不肯給我知道我倒反焦心那  
人拿着回書回五河送書子與二爺二爺正在那裡  
和縣裏差人說話接了回書打發鄉里人去了向那  
差人道他那裡來文說是要提要犯余持我並不曾  
到過無爲州我爲甚麼去差人道你到過不曾到過  
那個看見我們辦公事只曉得照票子尋人我們衙  
門裏拿到了強盜賊穿着檀木靴還不肯招哩那個  
肯說真話余二先生沒法只得同差人到縣裏在堂

上見了知縣跪着稟道生員在家並不會到過無爲  
州太父師這所准的事生員真个一毫不解知縣道  
你會到過不曾到過本縣也不得知現今無爲州有  
關提在此你說不會到過你且拏去自己看隨在公  
案上將一張硃印墨標的關文叫值堂吏遞下來看  
余持接過一看只見上寫的是無爲州承審被叅知  
州賍案裏有貢生余持過賍一款是五河縣人余持  
看了道生員的話太父師可以明白了這關文上要  
的是貢生余持生員離出貢還少十多年哩說罷遞

上關文來回身便要走了去知縣道余生員不必太忙你纔所說卻也明白隨又叫禮房問縣裏可另有個余持貢生禮房值日書辦稟道他余家就有貢生却沒有個余持余持又稟道可見這關文是個捕風捉影的了起身又要走了去知縣道余生員你且下去把這些情由具二張清白呈子來我這裡替你回覆去余持應了下來出衙門同差人坐在一個茶館裡吃了一壺茶起身又要走差人扯住道余二相你往那里走大清早上水米不沾牙從你家走到這裡

就是辦皇差也不能這般寡刺難道此時又同了你去不成余二先生道你家老爺叫我出去寫呈子差人道你纔在堂上說你是生員做生員的一年幫人寫到頭倒是自己的要去尋別人對門這茶館後頭就是你們生員們寫狀子的行家你要寫就進去寫余二先生没法只得同差人走到茶館後面去差人望着裏邊一人道這余二相要寫個訴呈你替他寫寫他自己做稿子你替他謄真用個戳子他不給你錢少不得也是我當災昨日那件事關在飯店裏我

去一頭來余二先生和代書拱一拱手只見桌傍板  
凳上坐着一個人頭戴破頭巾身穿破直裰腳底下  
一雙打板唱曲子的鞋認得是縣裏吃葷飯的朋友  
唐三痰唐三痰看見余二先生進來說道余二哥你  
來了請坐余二先生坐下道唐三哥你來這裏的早  
唐三痰道也不算早了我絕早同方六房裏六老爺  
吃了麵送六老爺出了城去纔在這裏來你這個事  
我知道因扯在旁邊去悄悄說道二先生你這件事  
雖非欽件將來少不得打到欽件裏去你令兄現在

南京誰人不知道自古地頭文書鐵箍桶總以當事  
爲主當事是彭府上說了就點到奉行的你而今作  
速和彭三老爺去商議他家一門都是龍睜虎眼的  
腳色只有三老還是個盛德人你如今着了急去求  
他他也還未必計較你平日不會在他分上周旋處  
他是大福大量的人你可以放心去不然我就同你  
去論起理來這幾位鄉先生你們平日原該聯絡這  
都是你令兄太自傲處及到弄出事來卻又沒有個  
靠傍余二先生道極蒙關切但方纔縣尊已面許我

回文我且遞上呈子去等他替我回了文去再爲斟酌唐三察道也罷我看着你寫呈子當下寫了呈子拏進縣裏去知縣叫書辦據他呈子備文書回無爲州書辦來要了許多紙筆錢去是不消說過了半個月文書回頭來上寫的清白寫着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身中面白微鬚年約五十多歲的于四月初八日在無爲州城隍廟寓所會風影會話私和人命隨於十一日進州衙關說續於十六日州審錄供之後風影備有酒席送至城隍廟風影共出賍銀四百兩

三人均分余持得賍一百三十三兩有零二十八日在州衙辭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賍証確據何得諱稱並無其人事關憲件人命重情煩貴縣查照來文事理星卽差押該犯赴州以憑審結望速望速知縣接了關文又傳余二先生來問余二先生道這更有分辨了生員再細細具呈上來只求太父師做主說罷下來到家做呈子他妻舅趙麟書說道姐夫這事不是這樣說了分明是大爺做的事他左一回右一回雪的片文書來姐夫爲甚麼自己纏在身上不

如老老實實具個呈子說大爺現在南京叫他行文到南京去關姐夫落得乾淨無事我這裏娃子不哭奶不脹爲甚麼把別人家的棺材拉在自已門口哭余二先生道老舅我弟兄們的事我自有主意你不要替我焦心趙麟書道不是我也不說你家大爺平日性情不好得罪的人多就如仁昌典方三房裏仁大典方六房裏都是我們五門四關廂裏錚錚響的鄉紳縣裏王公同他們是一個人你大爺偏要拏話得罪他就是這兩天方二爺同彭鄉紳家五房裏做了親家五爺是新科進士我聽見說就是王公做媒擇的日子是出月初三日拜允他們席間一定講到這事彭老五也不要明說出你令兄不好處只消微露其意王公就明白了那時王公作惡起來反說姐夫你藏匿着哥就耽不住了還是依着我的話余二先生道我且再遞一張呈子若那裡催的緊再說出來也不遲趙麟書道再不你去托托彭老五罷余二先生笑道也且慢些趙麟書見說他不信就回去了余二先生又具了呈子到縣裏縣裏據他的呈子回

文道案據貴州移關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身中面  
白微鬚年約五十多歲的於四月初八日在無爲州  
城隍廟寓所會風影會話私和人命隨於十一日進  
州衙關說續於十六日州審錄供之後風影備有酒  
席送至城隍廟風影共出賍銀四百兩三人均分余  
持得賍一百三十三兩有零二十八日在州衙辭行  
由南京回五河本籍賍証確據何得諱稱並無其人  
事關憲件人命重情等因到縣准此本縣隨即拘傳  
本生到案據供生員余持身中面麻微鬚年四十四  
歲係廩膳生員未曾出貢本年四月初八日學憲按  
臨鳳陽初九日行香初十日懸牌十一日科試八學  
生員該生余持進院赴考十五日覆試案發取錄余  
持次日進院覆試考居一等第二名至二十四日送  
學憲起馬回籍肄業安能一身在鳳陽科試又一身  
在無爲州詐賍本縣取具口供隨取本學冊結對驗  
該生委係在鳳陽科試未曾到無爲詐賍不便解送  
恐係外鄉光棍頂名冒姓理合據實回明另輯審結  
云云這文書回了去那裡再不來提了余二先生一



塊石頭落了地寫信約哥回來大先生回來細細問了這些事說全費了兄弟的心便問衙門使費一總用了多少銀子二先生道這個話哥還問他怎的哥帶來的銀子料理下葬爲是又過了幾日弟兄二人商議要去拜風水張雲峰恰好一個本家來請吃酒兩人拜了張雲峯便到那里赴席去那里請的沒有外人就是請的他兩個嫡堂兄弟一個叫余敷一個叫余殷兩人見大哥二哥來慌忙作揖彼此坐下問了些外路的事余敷道今日王父母在彭老二家吃

酒主人坐在底下道還不會來哩陰陽生纔拏過帖子去余殷道彭老四點了主考了聽見前日辭朝的時候他一句話回的不好朝廷把他身子拍了一下余大先生笑道他也没有甚麼話說的不好就是說的不好皇上離着他也遠怎能自己拍他一下余殷紅着臉道然而不然他而今官大了是翰林院大學士又帶着左春坊每日就要站在朝廷大堂上暖閣子裏議事他回的話不好朝廷怎的不拍他難道怕得罪他麼主人坐在底下道大哥前日在南京來聽

見說應天府尹進京了余大先生還不會答應余敷道這個事也是彭老四奏的朝廷那一天同應天府可該換人彭老四要薦他的同年湯奏就說該換他又肯得罪府尹唧唧的寫個書子帶來叫府尹自己請陛見所以進京去了余二先生道大僚更換的事翰林院衙門是不管的這話恐未必確余殷道這是王父母前日在仁大典吃酒席上親口說的怎的不確說罷擺上酒來九個盤子一盤青菜炒肉一盤煎鰻魚一盤片粉雞伴一盤攤蛋一盤葱炒蝦一盤瓜子一盤人參果一盤石榴米一盤豆腐乾盪上滾熱的封缸酒來吃了一會主人走進去拿出一個紅布口袋盛着幾塊土紅頭繩子拴着向余敷余殷說道今日請兩位賢弟來就是要看看這山上土色不知可用得余二先生道山上是幾時破土的主人道是前日余敷正要打開拏出土來看余殷奪過來道等我看劈手就奪過來拏出一塊土來放在面前把頭歪在右邊看了一會把頭歪在左邊又看了一會拏手指頭掐下一塊土來送在嘴裡歪着嘴亂嚼

嚼了半天把一大塊土就遞與余敷說道四哥你看這土好不好余敷把土接在手裏拿着在燈底下翻過來把正面看了一會翻過來又把反面看了一會也掐了一塊土送在嘴裏閉着嘴閉着眼慢慢的嚼嚼了半日睜開眼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儘着聞又聞了半天說道這土果然不好主人慌了道這地可葬得余殷道這地葬不得葬了你家就要窮了余大先生道我不在家這十幾年不想二位賢弟就這般精於地理余敷道不瞞大哥說經過我愚弟兄兩個看的地一毫也沒得辨駁的余大先生道方才這土是那山上的余二先生指着主人道便是賢弟家四叔的墳商議要遷葬余大先生屈指道四叔葬過已經二十多年家裏也還平安可以不必遷罷余殷道大哥這是那裏來的話他那墳裏一汪的水一包的螞蟻做兒子的人把個父親放在水窩裏螞蟻窩裏不遷起來還成個人余大先生道如今尋的新地在那裡余殷道昨日這地不是我們尋的我們替尋的一塊地在三尖峯我把這形勢說給大哥看因把

儒林外史  
第四十五回  
這桌上的盤子撤去兩個拿指頭蘸着封缸酒在桌上畫個圈子指着道大哥你看這是三尖峯那邊來路遠哩從浦口山上發脉一個墩一個墩一個墩一個墩一個墩一個墩彎彎曲曲骨裏骨碌一路接着滾了來滾到縣裏周家岡龍身跌落過峽又是一個墩一個砲骨骨碌碌幾十個砲趕了來結成一個穴情這穴情叫做荷花出水正說着小厮捧上五碗麵主人請諸位用了醋把這青菜炒肉夾了許多堆在麵碗頭上衆人舉箸來吃余殷吃的差不多揀了

兩根麵條在桌上灣灣曲曲做了一個來龍睜着眼道我這地要出個狀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兩隻眼睛剜掉了主人道那地葬下去自然要發余敷道怎的不發就要發並不等三年五年余殷道偃着就要發你葬下去纔知道好哩余大先生道前日我在南京聽見幾位朋友說葬地只要父母安那子孫發達的話也是渺茫余敷道然而不然父母果然安子孫怎的不發余殷道然而不然彭府上那一座墳一個龍爪子恰好搭在他太爺左

儒林外史  
二  
膀子上所以前日彭老四就有這一拍難道不是一個龍爪子大哥你若不信明日我同你到他墳上去看你纔知道又吃了幾杯一齊起身道擾了小廝打着燈籠送進余家巷去各自歸家歇息次日大先生同二先生商議道昨日那兩個兄弟說的話怎樣一個道理二先生道他們也只說的好聽究竟是無師之學我們還是請張雲峯商議爲是大先生道這最有理次日弟兄兩個備了飯請張雲峰來張雲峯道我往常時諸事沾二位先生的光二位先生因太老爺的大事托了我怎不盡心大先生道我弟兄是寒士蒙雲峯先生厚愛凡事不恭但望恕罪二先生道我們只要把父母大事做了歸着而今拜托雲翁並不必講發富發貴只要地下乾暖無風無蟻我們愚弟兄就感激不盡了張雲峯一一領命過了幾日尋了一塊地就在祖墳旁邊余大先生余三先生同張雲峯到山裏去親自復了這地托祖墳上地主用三十兩銀子買了托張雲峯擇日子日子還不會擇來那日閒着無事大先生買了二斤酒辦了六七个盤

子打算老弟兄兩個自己談談到了下晚時候大街上虞四公子寫個說帖來寫道今晚薄治圍蔬請二位表兄到荒齋一叙勿外是荷虞梁頓首余大先生看了向那小廝道我知道了拜上你家老爺我們就來打發出門隨即一個蘇州人在這裏開糟坊的打發人來請他弟兄兩個到糟坊裏去洗澡大先生向二先生道這凌朋友家請我們又想是有酒吃我們而今擾了凌風家再到虞表弟家去弟兄兩個相攜着來到凌家一進了門聽得裏面一片聲吵嚷却是

凌家因在客邊僱了兩個鄉里大腳婆娘主子都同他偷上了五河的风俗是個個人都要同僱的大腳婆娘睡覺的只怕正經厰廳裏擺着酒大家說起這件事都要笑的眼睛沒縫欣欣得意不以爲羞恥的凌家這兩個婆娘彼此疑惑你疑惑我多得了主子的錢我疑惑你多得了主子的錢爭風吃醋打炒起來又大家搬檯頭說偷着店裏的店官店官也跟在裏頭打吵把厨房裏的碗兒盞兒碟兒打的粉碎又伸開了大腳把洗澡的盆桶都翻了余家兩位先生

酒也吃不成澡也洗不成倒反扯勸了半日辭了主人出來主人不好意思千告罪萬告罪說改日再請兩位先生走出凌家門便到虞家虞家酒席已散大門關了余大先生笑道二弟我們仍舊回家吃自己的酒二先生笑着同哥到了家裏叫拿出酒來吃不想那二斤酒和六個盤子已是娘娘們吃了只剩了個空壺空盤子在那裡大先生道今日有三處酒吃一處也吃不成可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弟兄兩個笑着吃了些小菜晚飯吃了幾杯茶彼此進房歇息

睡到四更時分門外一片聲大喊兩弟兄一齊驚覺看見窗外通紅知道是對門失火慌忙披了衣裳出來叫齊了隣居把父母靈柩搬到街上那火燒了兩間房子到天亮就救息了靈柩在街上五河風俗說靈柩擡出門再要擡進來就要窮人家所以衆親友來看都說乘此擡到山裏擇個日子葬罷大先生向二先生道我兩人葬父母自然該正正經經的告了廟備祭辭靈徧請親友會葬豈可如此草率依我的意思仍舊將靈柩請進中堂擇日出殯二先生道這

何消說如果要窮死盡是我弟兄兩個當災當下衆人勸着總不聽喚齊了人將靈柩請進中堂候張雲峰擇了日子出殯歸葬甚是盡禮那日闔縣送殯有許多的人天長杜家也來了幾個人自此傳徧了五門四關廂一个大新聞說余家兄弟兩個越發猷串了皮了做出這樣倒運的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塵惡俗之中亦藏俊彥數米量柴之外別有經綸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俗語云喫了自己的清水白米飯去管別人家的閒事如唐三痰輩日日在縣門口說長論短究竟與自己穿衣喫飯有何益處而白首爲之而不厭耶此如溷廁中蛆虫翻上翻下忙忙急急若似乎有許多事者然究竟日日如此何嘗翻出廁坑之外哉

唐三痰路人耳不足怪也趙麟書亦係余大先生之親串何苦如此寫薄俗澆漓先自親串始有味乎其言之

口口帶定彭鄉紳方鹽商是此篇扼要處



儒林外史  
觀余敷余殷兩弟兄之口談知其爲一字不通之人堪輿之學不必言矣甚妙處在於活色生香呼之欲出獸形獸氣如在目前也

儒林外史第四十五回

儒林外史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人餞別

五河縣勢利熏心

話說余大先生葬了父母之後和二先生商議要到南京去謝謝杜少卿又因銀子用完了順便就可以尋館收拾行李別了二先生過江到杜少卿河房裏杜少卿問了這場官事余大先生細細說了杜少卿不勝嘆息正在河房裏閒話外面傳進來有儀徵湯大老爺來拜余大先生問是那一位杜少卿道便是請表兄做館的了不妨就會他一會正說着湯鎮臺

進來叙禮坐下湯鎮臺道少卿先生前在虞老先生齋中得接光儀不覺鄙吝頓消隨即登堂不得相值又懸我一日之思此位老先生尊姓杜少卿道這便是家表兄余有達老伯去歲曾要相約做館的鎮臺大喜道今日無意中又晤一位高賢真爲幸事從新作揖坐下余大先生道老先生功在社稷今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功真古名將風度湯鎮臺道這是事勢相逼不得不爾至今想來究竟還是意氣用事並不曾報効得朝廷倒惹得同官心中不快活卻也悔之無及余大先生道這個朝野自有定論老先生也不必過謙了杜少卿道老伯此番來京貴幹現寓何處湯鎮臺道家居無事偶爾來京借此會會諸位高賢敝寓在承恩寺弟就要去拜虞博士并莊徵君賢竹林喫過茶辭別出來余大先生同杜少卿送了上轎余大先生暫寓杜少卿河房這湯鎮臺到國子監拜虞博士那裡畱下帖回了不在署隨往北門橋拜莊濯江裏面見了帖子忙叫請會這湯鎮臺下轎進到廳事主人出來叙禮坐下道了幾句彼此仰慕的話

湯鎮臺提起要往後湖拜莊徵君莊濯江道家叔此  
刻恰好在舍何不竟請一會湯鎮臺道這便好的極  
了莊濯江吩咐家人請出莊徵君來同湯鎮臺拜見  
過叙坐又喫了一遍茶莊徵君道老先生此來恰好  
虞老先生尙未榮行又重九相近我們何不相約作  
一個登高會就此便奉餞虞老先生又可暢聚一日  
莊濯江道甚好訂期便在舍間相聚便了湯鎮臺坐  
了一會起身去了說道數日內登高會再接教可以  
爲盡日之談說罷二位送了出來湯鎮臺又去拜了

遲衡山武正字莊家隨即着家人送了五兩銀子到  
湯鎮臺寓所代遞過了三日管家持帖邀客請各位  
早到莊濯江在家等候莊徵君已先在那裡少刻遲  
衡山武正字都到了莊濯江收拾了一個大廠榭四  
面都插了菊花此時正是九月初五天氣亢爽各人  
都穿着裕衣啜茗閒談又談了一會湯鎮臺蕭守府  
虞博士都到了衆人迎請進來作揖坐下湯鎮臺道  
我們俱係天涯海角之人今幸得賢主人相邀一聚  
也是三生之緣又可惜虞老先生就要去了此聚之

後不知快晤又在何時莊濯江道各位老先生當今  
山斗今日惠顧茅齋想五百里內賢人聚矣坐定家  
人捧上茶來揭開來似白水一般香氣芬馥銀針都  
浮在水面喫過又喚了一巡真天都雖是隔年陳的  
那香氣尤烈虞博士吃着茶笑說道二位老先生當  
年在軍中想不見此物蕭雲仙道豈但軍中小弟在  
青楓城六年得飲白水已爲厚幸只覺強于馬溺多  
矣湯鎮臺道果然青楓水草可支數年莊徵君道蕭  
老先生博雅真不數北魏崔浩遲衡山道前代後代  
亦時有變遷的杜少卿道宰相須用讀書人將帥亦  
須用讀書人若非蕭老先生有識安能立此大功武  
正字道我最可笑的邊庭上都督不知有水草部裏  
書辦核算時偏生知道這不知是司官的學問還是  
書辦的學問若說是司官的學問怪不的朝廷重文  
輕武若說是書辦的考核可見這大部的則例是移  
動不得的了說罷一齊大笑起來戲子吹打已畢奉  
席讓坐戲子上來叅堂莊飛熊起身道今日因各位  
老先生到舍晚生把梨園榜上有名的十九名都傳

了來求各位老先生每人賞他一齣戲虞博士問怎麼叫梨園榜余大先生把昔年杜慎卿這件風流事迹了一遍衆人又大笑湯鎮臺向杜少卿道令兄已是銓選部郎了杜少卿道正是武正字道慎卿先生此一番評隲可云至公至明只怕立朝之後做主考房官又要目迷五色奈何衆人又笑了當日吃了一天酒做完了戲到黃昏時分衆人散了莊濯江尋妙手丹青畫了一幅登高送別圖在會諸人都做了詩又各家移樽到博士齋中餞別南京餞別虞博士的也不下千餘家虞博士應酬煩了凡要到船中送別的都辭了不勞那日叫了一隻小船在水西門起行只有杜少卿送在船上杜少卿拜別道老叔已去小姪從今無所依歸矣虞博士也不勝凄然邀到船裏坐下說道少卿我不瞞你說我本赤貧之士在南京來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積幾兩俸金只掙了三担米的一塊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縣我多則做三年少則做兩年再積些俸銀添得兩担米每年養着我夫妻兩個不得餓死就罷了子孫們

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現今小兒讀書之餘我教他學  
个醫可以餬口我要做這官怎的你在南京我時常  
寄書子來問候你說罷和杜少卿灑淚分手杜少卿  
上了岸看着虞博士的船開了去望不見了方才回  
來余大先生在河房裡杜少卿把方才這些話告訴  
他余大先生嘆道難進易退真乃天懷淡定之君子  
我們他日出身皆當以此公爲法彼此歎賞了一回  
當晚余二先生有家書來約大先生回去說表弟虞  
華軒家請的西席先生去了要請大哥到家教兒子  
目今就要進館請作速回去余大先生向杜少卿說  
了辭別要去次日束裝渡江杜少卿送過自回家去  
余大先生渡江回家二先生接着拏帖子與乃兄看  
上寫愚表弟虞梁敬請余大表兄先生在舍教訓小  
兒每年修金四十兩節禮在外此訂大先生看了次  
日去回拜虞華軒迎了出來心裏歡喜作揖奉坐小  
廝拏上茶來吃着虞華軒道小兒蠢夯自幼失學前  
數年愚弟就想請表兄教他因表兄出遊在外今恰  
好表兄在家就是小兒有幸了舉人進士我和表兄

兩家車載斗量也不是甚麼出奇東西將來小兒在表兄門下第一要學了表兄的品行這就受益的多了余大先生道愚兄老拙株守兩家至戚世交只和老弟氣味還投合的來老弟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一般我怎不盡心教導若說中舉人進士我這不曾中過的人或者不在行至於品行文章令郎自有家傳愚兄也這是行所無事說罷彼此笑了擇了个吉日請先生到館余大先生絕早到了虞小公子出來拜見甚是聰俊拜過虞華軒送至館所余大先生上了師位虞華軒辭別到那邊書房裏去坐纔坐下門上人同了一个客進來這客是唐三痰的哥叫做唐二棒椎是前科中的文舉人却與虞華軒是同案進的學這日因他家先生開館就踱了來要陪先生虞華軒留他坐下吃了茶唐二棒椎道今日恭喜令郎開館虞華軒道正是唐二棒椎道這先生最好只是坐性差些又好弄這些雜學荒了正務論余大先生的舉業雖不是時下的惡習他要學國初帖括的排場卻也不是中和之業虞華軒道小兒也還早哩如

今請余大表兄不過叫學他些立品不做那勢利小人就罷了又坐了一會唐二棒椎道老華我正有一件事要來請教你這通古學的虞華軒道我通甚麼古學你拿這話來笑我唐二棒椎道不是笑話真要請教你就是我前科僥倖我有一個嫡姪他在鳳陽府裏住也和我同榜中了又是同榜又是同門他自從中了不會到縣裏來而今來祭祖他昨日來拜我是門年愚姪的帖子我如今回拜他可該用個門年愚叔虞華軒道怎麼說唐二棒椎道你難道不會聽見我舍姪同我同榜同門是出在一個房師房裏中的了他寫門年愚姪的帖子拜我我可該照樣還他虞華軒道我難道不曉得同着一個房師叫做同門但你方纔說的門年愚姪四个字是鬼話是夢話唐二棒椎道怎的是夢話虞華軒仰天大笑道從古至今也沒有這樣奇事唐二棒椎變着臉道老華你莫怪我說你雖世家大族你家發過的老先生們離的這子你又不曾中過這些官場上來往的儀制你想是未必知道我舍姪他在京裏不知見過多少大老



他這帖子的樣式必有個來歷難道是混寫的虞華軒道你長兄既說是該這樣寫就這樣寫罷了何必問我唐二棒椎道你不曉得等余大先生出來吃飯我問他正說着小厮來說姚五爺進來了兩個人同站起來姚五爺進來作揖坐下虞華軒道五表兄你昨日吃過飯怎便去了晚裏還有個便酒等着你也不來唐二棒椎道姚老五昨日在這裏吃中飯的麼我昨日午後遇着你你現說在仁昌典方老六家吃了飯出來怎的這樣扯謊小厮擺了飯請余大先生

來余大先生首席唐二棒椎對面姚五爺上坐主人下陪吃過飯虞華軒笑把方纔寫帖子話說與余大先生余大先生氣得兩臉紫漲頸子裏的筋都耿出來說道這話是那個說的請問人生世上是祖父要緊是科名要緊虞華軒道自然是祖父要緊了這也何消說得余大先生道既知是祖父要緊如何纔中了個舉人便丟了天屬之親叔姪們認起同年同門來這樣得罪名教的話我三世也不願聽二哥你這位令姪還虧他中個舉竟是一字不通的人若是我

的姪兒我先拏他在祠堂裏祖宗神位前打幾十板子纔好。唐二棒椎同姚五爺看見余大先生惱得像紅蟲知道他的迂性，歎氣發了講些混話支開了去。須臾吃完了茶，余大先生進館去了。姚五爺起身道：「我去走走，再來。」唐二棒椎道：「你今日出去該說在彭老二家吃了飯出來的。」姚五爺笑道：「今日我在這裡陪先生人都知道的，不好說在別處笑着去了。」姚五爺去了一時，又走回來，說道：「老華廳上有个客來拜你，說是在府裏太尊衙門裏出來的，在廳上坐着哩，你快出去會他。」虞華軒道：「我並沒有這個相與，是那裡來的？」正疑惑間，門上傳進帖子來，年家眷同學教弟季萑頓首拜。虞華軒出到廳上，迎接季萑蕭進來，作揖坐下，拏出一封書子遞過來，說道：「小弟在府前因同做東家來貴郡，令表兄杜慎卿先生托寄一書專候先生，今日得見雅範，實爲深幸。」虞華軒接過書子，拆開從頭看了，說道：「先生與我做府厲公祖是舊交，季萑蕭道厲公是做年伯荀大人的門生，所以邀小弟在他幕中共事。」虞華軒道：「先生因甚公事？」

下縣來季葦蕭道此處無外人可以奉告厲太尊因貴縣當舖戥子太重剝削小民所以托弟下來查一查如其果真此弊要除虞華軒將椅子挪近季葦蕭跟前低言道這是太公祖極大的仁政做縣別的當舖原也不敢如此只有仁昌仁大方家這兩個典舖他又是鄉紳又是鹽典又同府縣官相與的極好所以無所不爲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如今要除這個弊只要除這兩家况大公祖堂堂太守何必要同這樣人相與此說只可放在先生心裏却不可漏洩說是

小弟說的季葦蕭道這都領教了虞華軒又道蒙先生賜顧本該備個小酌奉屈一談一來恐怕褻尊三來小地方耳目衆多明日備个菲酌送到尊寓萬勿見卻季葦蕭道這也不敢當說罷作別去了虞華軒走進書房來姚五爺迎着問道可是太尊那裏來的虞華軒道怎麼不是姚五爺搖着頭笑道我不信唐二棒椎沉吟道老華這倒也不錯果然是太尊裏面的人太尊同你不密邇同太尊密邇的是彭老三方老六他們二位我聽見這人來正在這裡疑惑他果

然在太尊衙門裏的人他不縣來不先到他們家去  
倒有個先來拜你老哥的這個話有些不像恐怕是  
外方的甚麼光棍打着太尊的旗號到處來騙人的  
錢你不要上他的當虞華軒道也不見得這人不曾  
去拜他們姚五爺笑道一定沒有拜若拜了他們怎  
肯還來拜你虞華軒道難道是太尊叫他來拜我的  
是天長杜慎卿表兄在京裡寫書子給他來的這人  
是有名的季葦蕭唐二棒椎拍手道這話更不然季  
葦蕭是定梨園榜的名士他既是名士京裡一定在

翰林院衙門裏走動況且天長杜慎老同彭老四是  
一個人豈有個他出京來帶了杜慎老的書子來給  
你不帶彭老四的書子來給他家的這人一定不是  
季葦蕭虞華軒道是不是罷了只管講他怎的便罵  
小廝酒席爲甚麼到此時還不停當一個小廝走來  
稟道酒席已經停當了一個小廝捩了被囊行李進  
來說鄉裡成老爹到了只見一人方巾藍布直裰薄  
底布鞋花白鬚鬚酒糟臉進來作揖坐下道好呀今  
日恰好府上請先生我撞着來吃喜酒虞華軒叫小

廝拿水來給成老爹洗臉抖掉了身上腿上那些黃泥一同邀到廳上擺上酒來余大先生首席衆位陪坐天色已黑虞府廳上點起一對料絲燈來還是虞華軒曾祖尙書公在武英殿御賜之物今已六十餘年猶然簇新余大先生道自古說故家喬木果然不差就如尊府這燈我縣裏沒有第二副成老爹道大先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就像三十年前你二位府上何等氣勢我是親眼看見的而今彭府上方府上都一年盛似一年不說別的府裏太尊縣裏王

公都同他們是一個人時時有內裏幕賓相公到他家來說要緊的話百姓怎的不怕他像這內裡幕賓相公再不肯到別人家去唐二棒椎道這些時可有幕賓相公來成老爹道現有一個姓吉的吉相公下來訪事住在寶林寺僧官家今日清早就在仁昌典方老六家方老六把彭老三也請了家去陪着三個人進了書房門講了一天不知太爺是作惡那一個叫這吉相公下來訪的唐二棒椎望著姚五爺冷笑道何如余大先生看見他說的這些話可厭因問他

道老爹去年准給衣巾了成老爹道正是虧學臺是彭老四的同年求了他一封書子所以准的余大先生笑道像老爹這一副酒糟臉學臺看見著實精神怎的肯准成老爹道我說我這臉是浮腫着的衆人一齊笑了又吃了一會酒成老爹道大先生我和你一是老了沒中用的了英雄出于少年怎得我這華軒世兄下科高中了同我們這唐二老爺一齊會上進士雖不能像彭老四做這樣大位或者像老三老二候選個縣官也與祖宗爭氣我們臉上也有光輝余

大先生看見這些話更可厭因說道我們不講這些話行令吃酒罷當下行了一个快樂飲酒的令行了半夜大家都吃醉了成老爹扶到房裏去睡打燈籠送余大先生唐二棒椎姚五爺回去成老爹睡了一夜半夜裡又吐吐了又痢屎不等天亮就叫書房裡的一个小小廝來掃屎就悄悄向那小小廝說叫把管租的管家叫了兩個進來又鬼頭鬼腦不知說了些甚麼便叫請出大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鄉僻地面偏多慕勢之風學校宮前竟行非禮之事畢竟

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博士去而文壇自此冷落矣虞博士是書中第一  
人祭秦伯祠是書中第一事自此以後皆流風餘  
韻故寫博士之去惟少卿送之而臨別數言凄然  
欲絕千載之下警欬如聞  
薄俗澆漓中而有一二自愛之人此衆口之所最  
不能容者也虞華軒書房裏偏生有唐二棒椎姚  
五爺來徃寫小地方之人情出神入化從來稗官  
無此筆仗

唐二棒椎姚五爺兩人儘教令人作惡矣偏又添  
出一個成老爹文心如春盡之花發洩無遺天工  
之巧更不留餘也

儒林外史第四十六回

文江更不願讀書

出一個如李參文少收春盤之非幾與無意天工

專二林林披正蒼雨人謝詩令人非惡矣論又

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廟

方鹽商大鬧節孝祠

話說虞華軒也是一個非同小可之人他自小七八

歲上就是個神童後來經史子集之書無一樣不曾

熟讀無一樣不講究無一樣不通徹到了二十多歲

學問成了一切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之事他提了頭

就知到尾文章也是枚馬詩賦也是李杜況且他曾

祖是尚書祖是翰林父是太守真正是個大家無奈

他雖有這一肚子學問五河人總不許他開口五河



的風俗說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着嘴笑說起前幾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裡笑說那個人會做詩賦古文他就眉毛都會笑問五河縣有甚麼山川風景是有個彭鄉紳問五河縣有甚麼出產希奇之物是有個彭鄉紳問五河縣那個有品望是奉承彭鄉紳問那個有才情是奉承彭鄉紳另外有一件事人也還怕是同徽州方家做親家還有一件事人也還親熱就是大捧的銀子掣出來買田虞華軒生在這惡俗地方又

守着幾畝田園跑不到別處去因此就激而爲怒他父親太守公是個清官當初在任上時過些清苦日子虞華軒在家省吃儉用積起幾兩銀子此時太守公告老在家不管家務虞華軒每年苦積下幾兩銀子便叫興販田地的人家來說要買田買房子講的差不多又臭罷那些人一頓不買以此開心一縣的人都說他有些痰氣到底貪圖他幾兩銀子所以來親熱他這成老爹是個興販行的行頭那日叫管家請出大爺來書房裡坐下說道而今我那左近有一

分田水旱無憂每年收的六百石稻他要二千兩銀子前日方六房裏要買他的他已經打算賣給他那些莊戶不肯虞華軒道莊戶爲甚麼不肯成老爹道莊戶因方府上田主子下鄉要莊戶備香案迎接欠了租又要打板子所以不肯賣與他虞華軒道不賣給他要賣與我我下鄉是擺臭案的我除了不打他他還要打我成老爹道不是這樣說說你大爺寬宏大量不像他們刻薄而今所以來作成你的不知你的銀子可現成虞華軒道我的銀怎的不現成叫小

廝搬出來給老爹瞧當下叫小廝搬出三十錠大元寶來望桌上一掀那元寶在桌上亂滾成老爹的眼就跟這元寶滾虞華軒叫把銀子收了去向成老爹道我這些銀子不扯謊麼你就下鄉去說說了來我買他的成老爹道我在這裡還耽擱幾天才得下去虞華軒道老爹有甚麼公事成老爹道明日要到王父母那裡領先孀母舉節孝的牌坊銀子順便交錢糧後日是彭老二的小令愛整十歲要到那裡去拜壽外後日是方六房裏請我吃中飯要擾過他才得

下去虞華軒鼻子裡嘻的笑了一聲罷了留成老爹  
吃了中飯成老爹領牌坊銀子交錢糧去了虞華軒  
叫小廝把唐三痰請了來這唐三痰因方家裡平日  
請吃酒吃飯只請他哥舉人不請他他就專會打聽  
方家那一日請人請的是那幾個他都打聽在肚裡  
甚是的確虞華軒曉得他這個毛病那一日把他尋  
了來向他說道費你的心去打聽打聽仁昌典方六  
房裡外後日可請的有成老爹打聽的確了來外後  
日我就備飯請你唐三痰應諾去打聽了半天回來

說道並無此說外後日方六房裡並不請人虞華軒  
道妙妙你外後日清早就到我這裏來吃一天送唐  
三痰去了叫小廝悄悄在香蠟店托小官寫了一個  
紅單帖上寫着十八日午間小飲候光下寫方杓頓  
首拿封袋裝起來貼了籤叫人送在成老爹睡覺的  
房裡書案上成老爹交了錢糧晚里回來看見帖子  
自心裡歡喜道我老頭子老運亨通了偶然扯個謊  
就扯着了又恰好是這一日歡喜着睡下到十八那  
日唐三痰清早來了虞華軒把成老爹請到廳上坐

着看見小廝一个个從大門外進來一个抬着酒一  
个拿着雞鴨一個拿着腳魚和蹄子一個拿着四包  
果子一個捧着一大盤肉心燒賣都往厨房裡去成  
老爹知道他今日備酒也不問他虞華軒問唐三痰  
道修元武閣的事你可曾向木匠瓦匠說唐三痰道  
說過了工料費着哩他那外面的圍牆倒了要從新  
砌又要修一路臺基瓦工需兩三個月裡頭換梁柱  
釘椽子木工還不知要多少但凡修理房子瓦木匠  
只打半工他們只說三百怕不也要五百多銀子才  
修得起來成老爹道元武閣是令先祖蓋的卻是一  
縣發科甲的風水而今科甲發在彭府上該是他家  
拏銀子修了你家是不相干了還只管累你出銀子  
虞華軒拱手道也好費老爹的心向他家說說幫我  
幾兩銀子我少不得也見老爹的情成老爹道這事  
我說去他家雖然官員多氣魄大但是我老頭子說  
話他也還信我一兩句虞家小廝又悄悄的從後門  
口叫了一個賣草的把他四個錢叫他從大門口轉  
了進來說道成老爹我是方六老爺家來的請老爹

就過去候着哩成老爹道拜上你老爺我就來那賣草的去了成老爹辭了主人一直來到仁昌典門上人傳了進去主人方老六出來會着作揖坐下方老六問老爹幾時上來的成老爹心裏驚了一下答應道前日纔來的方老六又問寓在那裏成老爹更慌了答應道在虞華老家小廝拏上茶來喫過成老爹道今日好天氣方老六道正是成老爹道這些時常會王父母方老六道前日還會着的彼此又坐了一會沒有話說又喫了一會茶成老爹道太尊這些時

總不見下縣來過若還到縣裏來少不得先到六老爺家太尊同六老爺相與的好比不得別人其實說太爺闔縣也就敬的是六老爺一位那有第二個鄉紳抵的過六老爺方老六道新按察司到任太尊只怕也就在這些時要下縣來成老爹道正是又坐了一會又吃了一道菜也不見一個客來也不見擺席成老爹疑惑肚裏又餓了只得告辭一聲看他怎說因起身道我別過六老爺罷方老六也站起來道還坐坐成老爹道不坐了即便辭別送了出來成老爹

走出大門摸頭不着心裏想道莫不是我太來早了  
又想道莫不他有甚事怪我又想道莫不是我錯看  
了帖子猜疑不定又心裏想道虞華軒家有現成酒  
飯且他到家去喫再處一直走回虞家虞華軒在書  
房裏擺着桌子同唐三痰姚成五和自己兩個本家  
擺着五六碗滾熱的肴饌正喫在快活處見成老爹  
進來都站起身虞華軒道成老爹偏背了我們喫了  
方家的好東西來了好快活便叫快拿一張椅子與  
成老爹那邊坐泡上好消食的陳茶來與成老爹吃

小廝遠遠放一張椅子在上面請成老爹坐了那盞  
碗陳茶左一碗右一碗送來與成老爹成老爹越吃  
越餓肚裏說不出來的苦看見他們大肥肉塊鴨子  
腳魚夾着往嘴裏送氣得火在頂門裏直冒他們一  
直喫到晚成老爹一直餓到晚等他送了客客都散  
了悄悄走到管家房裏要了一碗炒米泡了喫進房  
去睡下在牀上氣了一夜次日辭了虞華軒要下鄉  
回家去虞華軒問老爹時幾來成老爹道若是田的  
事妥我就上來若是田的事不妥我只等家嬸母入

節孝祠的日子我再上來說罷辭別去了一日虞華軒在家無事唐二棒椎走來說道老華前日那姓季的果然是太尊裏出來的住寶林寺僧官家方老六彭老二都會着竟是真的虞華軒道前日說不是也是你今日說真的也是你是不是罷了這是甚麼竒處唐二棒椎笑道老華我從不曾會過太尊你少不得在府裏回拜這位季兄去攜帶我去見見太尊可行得麼虞華軒道這也使得過了幾日僱了兩乘轎子一同來鳳陽到了衙裏投了帖子虞華軒又帶了

一個帖子拜季葦蕭衙裏接了帖子回出來道季相公揚州去了太爺有請二位同進去在書房裏會會過太尊出來兩位都寓在東頭太尊隨發帖請飯唐二棒椎向虞華軒道太尊明目請我們我們沒有個坐在下處等他的人老遠來邀的明日我和你到府門口龍興寺坐着好讓他一邀我們就進去虞華軒笑道也罷次日中飯後同到龍興寺一個和尚家坐着只聽得隔壁一個和尚家細吹細唱的有趣唐二棒椎道這吹唱的好聽我走過去看看看了一會回

來垂頭喪氣向虞華軒抱怨道我上了你的當你當這吹打的是誰就是我縣里仁昌典方老六同厲太尊的公子備了極齊整的席一個人搜着一個戲子在那裡頑耍他們這樣相厚我前日只該同了方老六來若同了他來此時已同公子坐在一處如今同了你雖見得太尊一面到底是個皮裏膜外的帳有甚麼意思虞華軒道都是你說的我又不曾強扯了你來他如今現在這裏你跟了去不是唐二棒椎道同行不疎伴我還同你到衙裏去吃酒說着衙裏有人出來邀兩人進衙去太尊會着說了許多仰慕的話又問縣裏節孝幾時入祠我好委官下來致祭兩人答道回去定了日子少不得具請啓來請太公祖吃完了飯辭別出來次日又拏帖子辭了行回縣去了虞華軒到家第二日余大先生來說節孝入祠的于出月初三我們兩家有好幾位叔祖母伯母叔母入祠我們兩家都該公備祭酌自家台族人都送到祠裡去我兩人出去傳一傳虞華軒道這你何消說寒舍是一位尊府是兩位兩家紳衿共有一百四五



十人我們會齊了一回到祠門口都穿了公服迎接  
當事也是大家的氣象余大先生道我傳我家的去  
你傳你家的去虞華軒到本家去了一交惹了一肚  
子的氣回來氣的一夜也沒有睡着清晨余大先生  
走來氣的兩隻眼白瞪着問道表弟你傳的本家怎  
樣虞華軒道正是表兄傳的怎樣爲何氣的這樣光  
景余大先生道再不要說起我去向寒家這些人說  
他不來也罷了都回我說方家老太太入祠他們都  
要去陪祭候送還要扯了我也去我說了他們他們

還要笑我說背時的話你說可要氣死了人虞華軒  
笑道寒家亦是如此我氣了一夜明日我備一個祭  
桌自送我家叔祖母不約他們了余大先生道我也  
只好如此相約定了到初三那日虞華軒換了新衣  
帽叫小廝挑了祭桌到他本家八房裏進了門口只見  
冷冷清清一個客也沒有八房裏堂弟是個窮秀才  
頭戴破頭巾身穿舊襖衫出來作揖虞華軒進去拜  
了叔祖母的神主奉主升車他家租了一個破亭子  
兩條扁担四個鄉里人歪擡着也沒有執事亭子前

四個吹手滴滴打打的吹着擡上街來虞華軒同他堂弟跟着一直送到祠門口歇下遠遠望見也是兩個破亭子並無吹手余大先生二先生兄弟兩個跟着擡來祠門口歇下四個人會着彼此作了揖看見祠門前尊經閣上掛着燈懸着綵子擺着酒席那閣蓋的極高大又在街中間四面都望見戲子一担担挑箱上去抬亭子的人道方老爺家的戲子來了又站子一會聽得西門三聲銃響抬亭子的人道方府老太太起身了須臾街上鑼響一片鼓樂之聲兩把

黃傘八把旂四隊踹街馬牌上的金字打着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提督學院狀元及第都是余虞兩家送的執事過了腰鑼馬上吹提爐簇擁着老太太的神主亭子邊旁八個大腳婆娘扶着方六老爺紗帽圓領跟在亭子後後邊的客做兩班一班是鄉紳一班是秀才鄉紳是彭二老爺彭三老爺彭五老爺彭七老爺其餘就是余虞兩家的舉人進士貢生監生共有六七十位都穿着紗帽圓領恭恭敬敬跟着走一班是余虞兩家的秀才也有六七十位穿着襖衫頭

巾慌慌張張在後邊趕着走鄉紳末了一個是唐二  
棒椎手裏擎一個簿子在那裡邊記賬秀才末了一  
個是唐三痰手裡拿一個簿子在那裡邊記賬那余  
虞兩家到底是詩禮人家也還厚道走到祠前看見  
本家的亭子在那裡竟有七八位走過來作一個揖  
便大家簇擁着方老太太的亭子進祠去了隨後便  
是知縣學師典史把總擺了執事來吹打安位便是  
知縣祭學師祭典史祭把總祭鄉紳祭秀才祭主人  
家自祭祭完了紳衿一闕而出都到尊經閣上赴席  
去了這裡等人擠散了才把亭子擡了進去也安了  
位虞家還有華軒備的一個祭桌余家只有大先生  
備的一副三牲也祭奠了擡了祭桌出來沒處享福  
算計借一個鬥家坐坐余大先生擡頭看尊經閣  
上綉衣朱履觥籌交錯方六老爺行了一回禮拘束  
狠了寬去了紗帽圓領換了方巾便服在閣上廊沿  
間徘徊徘徊便有一個賣花牙婆姓權大着一雙腳  
走上閣來哈哈笑道我來看老太太入祠方六老爺  
笑容可掬同他站在一處伏在闌干上看執事方六

老爺拿手一宗一宗的指着說與他聽權賣婆一手  
扶着欄干一手拉開袴腰捉蝨子捉着一個一個往  
嘴裏送余大先生看見這般光景看不上眼說道表  
弟我們也不在這裏坐着吃酒了把祭桌擡到你家  
我同舍弟一同到你家坐坐罷還不看見這些惹氣  
的事便叫挑了祭桌前走他四五個人一路走着在  
街上余大先生道表弟我們縣裏禮義廉恥一總都  
滅絕了也因學宮裡沒有个好官若是放在南京虞  
博士那裏這樣事如何行的去余二先生道看虞博  
士那般舉動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樣只是被了他的  
德化那非禮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來虞家弟兄幾  
个同歎了一口氣一同到家吃了酒各自散了此時  
元武閣已經動工虞華軒每日去監工修理那日晚  
上回來成老爹坐在書房裏虞華軒同他作了揖拿  
茶吃了問道前日節孝人祠老爹爲甚麼不到成老  
爹道那日我要到的身上有些病不會來的成舍弟  
下鄉去說是熱鬧的狠方府的執事擺了半街王公  
同彭府上的人都在那裡送尊經閣擺席唱戲四鄉

八鎮幾十里路的人都來看說若要不是方府怎做的這樣大事你自然也在閣上偏我吃酒虞華軒道老爹你就不曉得我那日要送我家八房的祖叔母成老爹冷笑道你八房裏本家窮的有腿沒褲子你本家的人那个肯到他那裡去連你這話也是哄我頑你一定送方老太太的虞華軒道這事已過不必細講了吃了晚飯成老爹說那分田的賣主和人都上縣來了住在寶林寺裡你要若他這田明日就可以成事虞華軒道我要就是了成老爹道還有

一个說法這分田全然是我來說的我要在中間打五十兩銀子的背公要在你這裡除給我我還要到那邊要中用錢去虞華軒道這个何消說老爹是一

个元寶當下把租頭

句

價銀

句

戔銀

句

銀色

句

雞

草

句

小租

句

酒水

句

畫字

句

上業主

句

都講清了成

句

老爹把賣主中人都約了來大清早坐在虞家廳上

成老爹進來請大爺出來成契走到書房裡只見有許多木匠瓦匠在那裡領銀子虞華軒捧着多少五十兩一錠的大銀子散人一个時辰就散掉了幾百

兩成老爹看着他散完了叫他去成田契虞華軒  
睜着眼道那田貴了我不要成老爹嚇了一个痴虞  
華軒道老爹我當真不要了便吩咐小厮到廳上把  
那鄉里的幾個泥腿替我趕掉了成老爹氣的愁眉  
苦臉只得自己走出去回那幾個鄉里人去了只因  
這一番有分教身離惡俗門牆又見儒修客到名邦  
晉接不逢賢哲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重新把虞華軒提出刻劃一翻是文章之變  
體提清薄俗澆漓色色可惡惟是見了銀子未免  
眼熱只此一端華軒頗可以自豪以伏後文不買  
田之局是國手布子步步照應

成老爹往方家喫飯一段閱者雖欲不絕倒不可  
得已

寫唐二棒椎真能入木三分看他既會太尊又以  
不得同公子諱飲爲恨此人脾胃真難調攝不知  
追逐勢利場中如之何而後可以言得意也

入節孝祠一段作者雖以諱語出之其實處處皆  
泪痕也薄俗澆漓人情冷暖烏衣子弟觸目傷心

儒林外史  
文中處處挽虞博士是通身筋節

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

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泰伯祠遺賢感舊

話說余大先生在虞府坐館早去晚歸習以爲常那日早上起來洗了臉吃了茶要進館去纔走出大門只見三騎馬進來下了馬向余大先生道喜大先生問是何喜事報錄人拏出條子來看知道是選了徽州府學訓導余大先生歡喜待了報錄人酒飯打發了錢去隨卽虞華軒來賀喜親友們都來賀余大先生出去拜客忙了幾天料理到安慶領憑領憑回來

帶家小到任大先生邀二先生一同到任所去二先生道哥寒壇一席初到任的時候只怕日用還不足我在家裏罷大先生道我們老弟兄相聚得一日是一日從前我兩個人各處坐館動不動兩年不得見面而今老了只要弟兄兩個多聚幾時那有飯喫沒飯喫也且再商量料想做官自然好似坐館二弟你同我去二先生應了一同收拾行李來徽州到任大先生本來極有文名徽州人都知道如今來做官徽州人聽見个个歡喜到任之後會見大先生胸懷坦

白言語爽利這些秀才們本不來會的也要來會會人人自以爲得明師又會着二先生談談談的都是些有學問的話衆人越發欽敬每日也有幾個秀才來往那日余大先生正坐在廳上只見外面走進一個秀才來頭戴方巾身穿舊寶藍直裰面皮深黑花白鬚鬚約有六十多歲光景那秀才自己手裡擎着帖子遞與余大先生余大先生看帖子上寫着門生王蘊那秀才遞上帖子拜了下去余大先生回禮說道年兄莫不是尊字玉輝的麼王玉輝道門生正是



余大先生道玉兄二十年聞聲相思而今才得一見  
我和你只論好弟兄不必拘這些俗套遂請到書房  
裏去坐叫人請二老爺出來二先生出來同王玉輝  
會着彼此又道了一番相慕之意三人坐下王玉輝  
道門生在學裡也做了三十年的秀才是个迂拙的  
人往年就是本學老師門生也不過是公堂一見而  
已而今因大老師和世叔來是兩位大名下所以要  
時常來聆老師和世叔的教訓要求老師不認做大  
槩學裡門生竟要把我做個受業弟子纔好余大先  
生道老哥你我老友何出此言二先生道一向知道  
吾兄清貧如今在家可做館長年何以爲生王玉輝  
道不瞞世叔說我生平立的有个志向要纂三部書  
嘉惠來學余大先生道是那三部王玉輝道一部禮  
書一部字書一部鄉約書二先生道禮書是怎麼樣  
王玉輝這禮書是將三禮分起類來如事親之禮敬  
長之禮等類將經文大書下面採諸經子史的話印  
証教子弟們自幼習學大先生道這一部書該頒于  
學宮通行天下請問字書是怎麼樣王玉輝道字書

是七年識字法其書已成就送來與老師細閱二先生道字學不講久矣有此一書爲功不淺請問鄉約書怎樣王玉輝道鄉約書不過是添些儀制勸醒愚民的意思門生因這三部書終日手不停披所以沒的工夫坐館大先生道幾位公郎王玉輝道只得一個小兒到有四個小女大小女守節在家裏那幾個小女都出閣不上一年多說着余大先生留他吃了飯將門生帖子退了不受說道我們老弟兄要時常屈你來談談料不嫌我首宿風味怠慢你弟兄兩個一同送出大門來王先生慢慢回家他家離城有五里王玉輝回到家裡向老妻和兒子說余老師這些相愛之意次日余大先生坐轎子下鄉親自來拜畱着在草堂上坐了一會去了又次日二先生自己走來領着一個門斗挑着一石米走進來會着王玉輝作揖坐下二先生道這是家兄的祿米一石又手裡拏出一封銀子來道這是家兄的俸銀一兩送與長兄先生權爲數日薪水之資王玉輝接了這銀子口裏說道我小姪沒有孝敬老師和世叔怎反受起

老師的惠來余二先生笑道這个何足爲奇只是貴處這學署清苦兼之家兄初到虞博士在南京幾十兩的拏着送與名士用家兄也想學他王玉輝道這是長者賜不敢辭只得拜受了備畱飯二先生坐拏出這三樣書的稿子來遞與二先生看二先生細細看了不勝歎息坐到下午時分只見一個人走進來說道王老爹我家相公病的狠相公娘叫我來請老爹到那裡去看看請老爹就要去王玉輝向二先生道這是第二個小女家的人因女婿有病約我去看

二先生道如此我別過罷尊作的稿子帶去與家兄看看畢再送過來說罷起身那門斗也吃了飯挑着一担空蘿將書稿子丟在蘿裏挑着跟進城去了王先生走了二十里到了女婿家看見女婿果然病重醫生在那裡看用着藥總不見效一連過了幾天女婿竟不在了王玉輝慟哭了一場見女兒哭的天愁地慘候着丈夫入過殮出來拜公婆和父親道父親在上我一个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着父親養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難道又要父親養活不成父親

是寒士也養活不來這許多女兒王玉輝道你如今  
要怎樣三姑娘道我而今辭別公婆父親也便尋一  
條死路跟着丈夫一處去了公婆兩個聽見這句話  
驚得淚下如雨說道我兒你氣瘋了自古螻蟻尙且  
貪生你怎麼講出這樣話來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  
家鬼我做公婆的怎的不養活你要你父親養活快  
不要如此三姑娘道爹媽也老了我做媳婦的不能  
孝順爹媽反累爹媽我心裏不安只是由着我到這  
條路上去罷只是我死還有幾天工夫要求父親到  
家替母親說了請母親到這裏來我當面別一別這  
是要緊的王玉輝道親家我仔細想來我這小女要  
殉節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罷自古心去意難留因  
向女兒道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  
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這樣做罷我今日就回家去  
叫你母親來和你作別親家再三不肯王玉輝執意  
一徑來到家裡把這話向老孺人說了老孺人道你  
怎的越老越犛了一個女兒要死你該勸他怎麼倒  
叫他死這是甚麼話說王玉輝道這樣事你們是不

曉得的老孺人聽見痛哭流涕連忙叫了轎子去勸女兒到親家家去了王玉輝在家依舊看書寫字候女兒的信息老孺人勸女兒那裏勸的轉一般每日梳洗陪着母親坐只是茶飯全然不喫母親和婆婆着實勸着千方百計總不肯喫餓到六天上不能起床母親看着傷心慘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擡了回來在家睡着又過了三日二更天氣變把火把幾個人來打門報道三姑娘餓了八日在今日午時去世了老孺人聽見哭死了過去灌醒回來大哭不止

王玉輝走到床面前說道你這老人家真正是個獸子三女兒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个好題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門去了次日余大先生知道大驚不勝慘然即備了香楮三牲到靈前去拜奠拜奠過回衙門立刻傳書辦備文書請旌烈婦二先生帮着趕造文書連夜詳了出去二先生又備了禮來祭奠三學的人聽見老師如此隆重也就紛紛來祭奠的不計其數過了兩個月

上司批准下來製主入祠門首建坊到了入祠那日  
余大先生邀請知縣擺齊了執事送烈女入祠闔縣  
紳衿都穿着公服步行了送當日入祠安了位知縣  
祭本學祭余大先生祭闔縣鄉紳祭通學朋友祭兩  
家親戚祭兩家本族祭祭了一天在明倫堂擺席通  
學人要請了王先生來上坐說他生這樣好女兒爲  
倫紀生色王玉輝到了此時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  
衆人在明倫堂吃了酒散了次日王玉輝到學署來  
謝余大先生余大先生二先生都會着留着吃飯王

玉輝說起在家日日看見老妻悲慟心下不忍意思  
要到外面去作遊幾時又想要作遊除非到南京去  
那裏有極大的書坊還可逗着他們刻這三部書余  
大先生道老哥要往南京可惜虞博士去了若是虞  
博士在南京見了此書贊揚一番就有書坊捨的刻  
去了二先生道先生要往南京哥如今寫一封書子  
去與少卿表弟和紹光先生這人言語是值錢的大  
先生欣然寫了幾封字莊徵君杜少卿遲衡山武正  
字都有王玉輝老人家不能走旱路上船從嚴州西

湖這一路走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兒悽悽惶惶一路來到蘇州正要換船心裏想起我有一個老朋友住在鄧尉山裏他最愛我的書我何不去看看他便把行李搬到山塘一個飯店裏住下搭船往鄧尉山那還是上晝時分這船到晚才開王玉輝問飯店的人道這裡有甚麼好頑的所在飯店裡人道這一上去只得六七里路便是虎邱怎麼不好頑王玉輝鎖了房門自己走出去初時街道還窄走到三二里路漸漸濶了路旁一個茶館王玉輝走進去坐下

吃了一碗茶看見那些遊船有極大的裏邊雕梁畫柱焚着香擺着酒席一路遊到虎邱去遊船過了多少又有幾隻堂客船不挂簾子都穿着極鮮艷的衣服在船裏坐着吃酒王玉輝心裏說道這蘇州風俗不好一個婦人家不出閨門豈有個叫了船在這河內遊蕩之理又看了一會見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又想起女兒心裡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王玉輝忍着淚出茶館門一直往虎邱那條路上去只見一路賣的腐乳蓆子耍貨還有那四時的花卉極

其熱鬧也有賣酒飯的也有賣點心的王玉輝老人家足力不濟慢慢的走了許多時才到虎邱寺門口循着階級上去轉灣便是千人石那裏也擺着有茶桌子王玉輝坐着吃了一碗茶四面看看其實華麗那天色陰陰的像個要下雨的一般王玉輝不能久坐便起身來走出寺門走到半路王玉輝餓了坐在點心店裡那猪肉包子六個錢一個王玉輝吃了交錢出店門慢慢走回飯店天已昏黑船上人催着上船王玉輝將行李拏到船上幸虧雨不會下的大那船連夜的走一直來到鄧尉山找着那朋友家裡只見一帶矮矮的房子門前垂柳掩映兩扇門關着門上貼了白王玉輝就嚇了一跳忙去敲門只見那朋友的兒子挂着一身的孝出來開門見了王玉輝說道老伯如何今日才來我父親那日不想你直到臨回首的時候還念着老伯不會得見一面又恨不會得見老伯的全書王玉輝聽了知道這個老朋友已死那眼睛裏熱淚紛紛滾了出來說道你父親幾時去世的那孝子道還不會盡七王玉輝道靈柩還在



家哩那孝子道還在家裡王玉輝道你引我到靈柩前去那孝子道老伯且請洗了臉吃了茶再請老伯進來當下就請王玉輝坐在堂屋裡拈水來洗了臉王玉輝不肯等吃了茶叫那孝子領到靈柩前孝子引進中堂只見中間奉着靈柩面前香爐燭臺遺像魂旛王玉輝慟哭了一場倒身拜了四拜那孝子謝了王玉輝吃了茶又將自己盤費用了一副香紙牲禮把自己的書一同擺在靈柩前祭奠又慟哭了一場住了一夜次日要行那孝子留他不住又在老朋友靈柩前辭行又大哭了一場合淚上船那孝子直送到船上方才回去王玉輝到了蘇州又換了船一路來到南京水西門上岸進城尋了個下處在牛公庵住下次日拈着書子去尋了一日回來那知因虞博士選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尋他去了莊徵君到故鄉去修祖墳遲衡山武正字都到遠處做官去了一個也遇不着王玉輝也不懊悔聽其自然每日在牛公庵看書過了一個多月盤費用盡了上街來閒走走纔走到巷口遇着一個人作揖叫聲老伯怎的在

這裏王玉輝看那人原來是同鄉人姓鄧名義字質夫這鄧質夫的父親是王玉輝同案進學鄧質夫進學又是王玉輝做保結故此稱是老伯王玉輝道老姪幾年不見一向在那裏鄧質夫道老伯寓在那裏王玉輝道我就在前面這牛公庵裏不遠鄧質夫道且同到老伯下處去到了下處鄧質夫拜見了說道小姪自別老伯在揚州這四五年近日是東家托我來賣上江食鹽寓在朝天宮一向記念老伯近況好麼爲甚麼也到南京來王玉輝請他坐下說道賢姪當初令堂老夫人守節隣家失火令堂對天祝告反風滅火天下皆聞那知我第三个小女也有這一番節烈因悉把女兒殉女婿的事說了一遍我因老妻在家哭泣心裏不忍府學余老師寫了幾封書子與我來會這裡幾位朋友不想一个也會不着鄧質夫道是那幾位王玉輝一一說了鄧質夫歎道小姪也恨的來遲了當年南京有虞博士在這里名壇鼎盛那泰伯祠大祭的事天下皆聞自從虞博士去了這些賢人君子風流雲散小姪去年來曾會着杜少卿

先生又因少卿先生在元武湖拜過莊徵君而今都不在家了老伯這寓處不便且搬到朝天宮小姪那里寓些時王玉輝應了別過和尚付了房錢叫人挑行李同鄧質夫到朝天宮寓處住下鄧質夫晚間備了酒肴請王玉輝吃着又說起泰伯祠的話來王玉輝道泰伯祠在那裏我明日要去看看鄧質夫道我明日同老伯去次日兩人出南門鄧質夫帶了幾分銀子把與看門的開了門進到正殿兩人瞻拜了走進後一層樓底下遲衡山貼的祭祀儀注單和派的執事單還在壁上兩人將袖子拂去塵灰看了又走到樓上見八張大櫃關鎖着樂器祭器王玉輝也要看看祠的人回鑰匙在遲府上只得罷了下來兩廊走走兩邊書房都看了一遍走到省牲所依舊出了大門別過看祠的兩人又到報恩寺頑頑在琉璃塔下吃了一壺茶出來寺門口酒樓上吃飯王玉輝向鄧質夫說久在客邊煩了要回家去只是沒有盤纏鄧質夫道老伯怎的這樣說我這裏料理盤纏送老伯回家去便備了錢行的酒拏出十幾兩銀子來又

僱了轎夫送王先生回徽州去又說道老伯你雖去了把這余先生的書交與小姪等各位先生回來小姪送與他們也見得老伯來走了一回王玉輝道這最好便把書子交與鄧質夫起身回去了王玉輝去了好些時鄧質夫打聽得武正字已到家把書子自己送去正值武正字出門拜客不曾會着丟了書子去了向他家人說這書是我朝天宮姓鄧的送來的其中緣由還要當面會再說武正字回來看書正要到朝天宮去回拜恰好高翰林家着人來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賓朋高宴又來奇異之人患難相扶更出武勇之輩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王玉輝真古之所謂書獃子也其獃處正是人不能及處觀此人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人之能於五倫中慷慨決斷做出一番事業者必非天下之乖人也

老孺人以玉輝爲獃王玉輝亦以老孺人爲獃前後兩個獃字照應成趣書之諒東華氏文淵非所寫烈婦入祠一段特特與五河縣對照則悲烈非

看泰伯祠一段淒清婉轉無限憑弔無限悲感非此篇之結束乃全部大書之結束筆力文情兼擅其美八以王戰為禮王王戰亦以孝為人為禮前

文至八世

分正命申對謝安瀾出十卷專業香必非天可不論及數處批人味其詞大楷而不可奪人文韻

王正申申對謝安瀾出十卷專業香必非天可

更出為復之

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



